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四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楊遐齡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四

宋 吕祖謙 編

墓誌

周茂叔墓誌銘

潘興嗣

吾友周茂叔諱敦頤其先營道人曾祖諱從遠祖諱智强皆不仕考諱輔成任賀州桂嶺縣令贈諫議大夫君幼狐依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向以君有遠器愛之如子

龍圖公名字皆用敦字因以敦名君景祐中奏補試將作監主簿授洪州分寧縣君博學行己遇事剛果有古人風衆交口稱之部使者以君爲有才奏舉南安軍司理參軍轉運使王逵以苛刻蒞下吏無敢可否君與之辨獄事不爲屈因置手版歸取誥敕納之投劾而去逵爲之改容復薦之移郴令改桂陽令皆以治績用薦者遷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其爲治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民至今思之改太子中舍簽判單恩改虞部員外郎

通判永州今上即位思攺駕部趙公抃入參大政奏君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稱其職遷虞部郎中提點本路刑獄君盡心職事務在矜恕雖瘴癘僻遠無所憚勞竟以此得疾懇請郡符知南康軍未幾分司南京趙公抃復奏起君而君疾已篤熈寧六年六月七日卒于九江郡之私第享年五十七君篤氣義以名節自處郴守李初平最知君既薦之又賙其所不給及初平卒子尚幼君護其喪以歸葬之士大夫聞君之風識與不識皆指

君曰是能斐舉主者君奉養至廉所得俸禄分給宗族其餘以待賓客不知者以為好名君處之裕如也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一夜始蘇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數百人莫不嘆服此予之所親見也嘗過潯陽愛廬山因築室溪上名之曰濂溪書堂每從容為予言可止可仕古人無所必束髪為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人者必不得已止未晩也此濂溪者異時與予相從於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此君之志也尤善

談名理深於易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今藏于家母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娶陸氏職方郎中參之女再娶蒲氏太常丞師道之女子二人曰壽曰燾皆補太廟齋郎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窆於德化縣德化鄉清泉社母夫人之墓左從遺命也壽等次列其狀來請銘乃泣而為之銘銘曰

人之不然我獨然之義貫于中貴於自期譾譾日甚風俗之偷乃如伊人吾復何求志固在我壽則有命道之

不行斯謂之病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程　顥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于家洛之人弔者相屬於途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塟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何可辭謹按邵本姬姓系出於召公故世為燕人大王父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德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幼

從父徙共城晩遷河南𦳝其親於伊川遂為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葢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温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後又以為潁川團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百源勤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嘆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久矣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葢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

雄其才慨慷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為可
必致極其學益老德益劭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
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
在洛幾三十年始也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
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
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道之來之洛者有不之公
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之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
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

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懽喜尊奉其於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

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葢可見矣而先生純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與語成德者昔難其居先生之道若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祔于先塋實

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

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以豐天不憖遺哲人之凶嗚皇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李仲通墓誌

程顥

予友李君仲通諱敏之世居北燕高祖避亂南徙今為濮人丞相文定公迪乃其世父也曾祖令珣祖護皆以

丞相故贈太師尚書令考遜用子貴贈吏部尚書仲通生而有賢資端厚仁恕見於提孩之時舉動齊整不妄言笑燕居終日泊然而無墮容望之者皆知其君子人矣與人言無隱情惟聞人之過則未嘗出口而復安靖寡欲居貧守約裕如也好古立學博觀羣書尤精於春秋詩易其後所得殊為髙深方勇厲自進不幸短命惜夫未見其止也死之年纔三十矣仲通之德蓋完於天成孝友之性尤為絶異侍太夫人疾衣不解帶者累月

及居喪毀過甚中外數百口上愛下信人無閒言而羣從聚居臧獲使令者衆雖馭之過嚴不能使之無犯准偶為仲通所責則其人必慚恨累日痛自勵及仲通之亡濮之人無賢不肖皆失聲痛惜或為隕涕非至誠及物其能有是乎仲通外甚和易遇物如恐傷之雖家人未始見其喜怒及其出辭氣當事為則莊厲果斷不可以非義回屈始用蔭補郊社齋郎調虔州瑞金縣主簿會劇賊戴小八攻害數邑朝廷患之命御史督視仲通

時丞尉乏與其令謀曰劉石鶻石門羅姓者皆徙賊詔捕之累年矣小八不能連二盜以自張吾知其無能為也當說使自効則賊為不足破矣乃遣人諭二盜皆曰我服李君仁信久矣願為之死然召我亦有以為信乎仲通即以其符誥與之且約曰某日當以甲二百來見我於邑中衆皆恐懼仲通曰彼欲為惡雖不召將至且吾信於邑人彼亦吾人也何憚乎乃將二盜與之周旋卒得其利遂斬小八盡平其黨朝廷嘉之遷衛尉寺丞

仍升一任御史用間者言將誅劉羅二黨仲通以為失信不義抗論甚力久始見從仲通又自言於朝請因其立功縻以冗職可絕後患書奏不報其羅姓者果復為害仲通守江寧之上元有古循吏之風邑之舊田稅不均貧弱受其弊仲通為法以平之豪猾惡其害已共為謗語有借勢於上官以撓其事人皆為仲通危仲通堅處不變未滿歲而所均者萬七千室事業雖百未一施槩是二節則高明之見剛勇之氣發於事者亦可知已

嗚呼人非有古今之殊特患夫忽近而慕遠耳如吾仲通之材之美古獨可以多乎哉向若天假之年成就其所學自當無愧於古人況使得古之人並而親炙於聖人之時乎則吾知其果不後曽閔之列矣仲通以治平三年五月終於家熙寧七年二月庚寅葬于濮州鄄城縣遺直鄉之先塋夫人王氏祔焉夫人太子中舍果之女賢慧靖淑雅有法度及寡居益自晦重素衣一食以終身焉葢後仲通六年而亡仲通甞生二女皆夭卒無

子以兄之子孝和為嗣仲通平生相知之深者予故將
塟其家以誌文來屬其可辭乎銘曰
二氣交運兮五行順施剛柔雜糅兮美惡不齊禀生之
類兮偏駁其宜有鍾粹美兮會元之期聖雖可學兮所
貴者資便儇皎厲兮去道遠而展矣仲通兮賦材特奇
進復甚勇兮其造可知德何完兮命何虧秀而不實聖
所悲孰能使我無愧辭後欲有考觀銘詩

張天祺墓誌銘　　張載

哀哀吾弟而今而後戰兢免夫有宋太常博士張天祺以熈寧九年三月丙辰朔暴疾不禄越是月哉生魄越翌日壬申歸祔大振社先大夫之塋其兄載以報塟不得請銘它人手疏哀詞十二各使刋石置壙中示後人知德者博士諱戩世家東都策名入仕歷中外二十四年立朝莅官才德美厚未試百一而天下貎聞樂從莫不以公輔期許卒已仲尼踐修莊篤雖孔門高弟有所後先不幸壽禀不遐生四十七年而暴終它館志亨交

戾命也奈何治其喪者外姻侯去惑盃節貢及壻李上卿郭之才從母弟質京甥宋京攀號之不足又屬辭為之誌

商瑤墓誌銘　　張耒

公諱瑤淄州人曽祖重進祖文俊皆不仕父餘政贈大理寺丞君登景祐元年進士第為萊蕪簞父縣尉臨沂縣令知下邳縣簽書平定軍判官事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知襄邑縣卒年五十至和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也階

至承事郎勲為騎都尉君少博學為文詞豪健貌魁傑
嚴整不可犯而平居樂易長者也單父多盜君以策鉤
獮梟絞且盡盜怨毒入骨罷官還鄉次大澤中一夕有
叟竊來語曰林中有惡少年十數挾利兵而伏期今日
必殺單父尉是君非耶君從者懼欲亡去公執弓矢徐
出有大木去百步許望之中有空焉公謂其人曰我為
君射彼空者再發皆中之林中惡少年大懼爭先遁其
治下邳決訟多辨諭勸説之不盡臨以法民始鬬怒中

忽喜悟相與請平者常十七八老猾吏旁睠視不得刺手父老戒子弟曰若忍犯此令乎富韓公守青州聞其治狀數委公决難事始君爲包孝肅公知韓忠獻心器公見必訪以世務而公無所茍合貴人終不肯出氣力引摯之其胸中不少槩見而死矣先妻劉夫人繼室王夫人封壽昌縣君三男子皆已卒一孫求之舉進士女二人曾孫一人尚幼公之從子太學博士倚以元祐八年十月日將塟公淄州萬年之原以二夫人祔而博士

又以公之爵里行事告于著作郎張耒曰子史官也凡世有善而無傳則子有罪耒不敢辭乃為誌使刻石墓中曰

天下平治士無功名才否一區之死無聲或宏其聲而中乃枵竅實靡訂孰昧孰昭有淄商侯甚蓄不施時棄其直則已光輝彼不人逢位下固宜壽不使年造物則奚

唐充之墓誌銘

陳瓘

克之姓唐氏諱廣仁克之字也其先幽州人自石晉割地至五世祖始得從歸滄州樂陵咸平中曾祖克勤被詔試武藝授三班借職以天雄軍管界廵檢使卒於官因家焉遂為大名内黄人祖中立大名司法參軍父愈喜儒士自克之五六歲時訓以詩書浸長使從學于外克之能擇交游言行謹飭讀經史講義理亦長於科舉之習中元祐六年進士第調乾寧軍司法參軍界河驛有殺署人者守將械送獄俾鞫之疑其誣服以白守守

不信方趣決不已而覇州獲真盜然後釋無罪者凡四人後為常州録事參軍部使者聞克之在乾寧有審克之譽部有疑訟多以屬之克之所辨正合人情者非止一事改官制授通仕郎以薦者及格當改官坐元符末上書命格不下調監壽州開順口鹽磬酒稅未赴丁母憂服闋監蘇州酒稅務郡守李尚書孝壽治尚峻猛不任僚屬克之權幕官敢與論曲直蘇人多頼之後守盛待制章於克之為姻家初與克之善郡人朱氏有勢焰守

所歆慕衆皆帖帖屈隨而克之一切自異著憎慢之跡
守不能堪衆或怒詈克之于獄吹毛無實以酤酒黜饒
為罪克之既廢貧困不能北歸居楚之寶應益以讀書
教子為事又七年以疾卒于家宣和己亥五月丙辰也
以某年某月某日甲子葬于揚州之某地克之娶張氏
中散大夫某之女子男四人曰激曰濬曰潡曰洪女四
人長適從事郎趙枋餘未嫁初克之客寓寶應皆僦屋
室而勉竭其力以擇葬地于維揚躬詣内黄啟祖考之

殯迎護以來將卜日歷蓋犇走自效服勤累歲未克還奉而克之得疾卒矣今其子潡等既塟克之又能率先志併襄大事使三世窀穸之事訖無可憾亦可以見克之身教之遺美矣潡等遣人自寶應來南康以呂本中所狀克之之行求銘於璀書辭慘切且曰先人疾亟時嘗問曰居仁約訪我尚未到又嘆曰我欲一游廬山今不能矣諸孤不肖摧割待盡念欲畢聞餘訓永不可得維行狀既獲所屬而礲石穴土以需于掩壙之後者將

孰請而可乎居仁本中字也正獻公之曽孫言行有家法其所叙次皆可考證其載充之教子之言曰涑水文正公嘗謂平生無以過人但事無大小皆可使人知爾汝曹不可一日忘此語也睢陽劉公嘗謂充之材用有餘遽闔其死嗟惜不已嗚呼可達可壽而廢斥夭短豈非命歟其所厚善率皆遲鈍迂濶之士於其殁也能相與戚嗟而已悲夫銘曰

木摇難棲波涌莫濟穮蔉積勞未穰而逝饑穰天也人

豈能遠奄忽不俟豈唯我悲

任宗誼墓誌銘　劉跂

公諱宗誼字仲宜姓任氏贈尚書司封員外郎諱朏之曾孫尚書工部郎中直史館贈吏部尚書諱子輿之孫太常少卿致仕贈正議大夫諱粹南陽郡太夫人尹氏之子上世故為博平人尚書公改葬於鄆因家焉公以父任為太廟齋郎調隴州隴安慶州合水二縣尉親喪服除調濱州司戸參軍亳州酇縣令用薦為宣德郎知

曹州乘氏縣不赴簽書鎮海軍判官事管句京東轉運司文字轉通直郎通判南平軍不赴監真州轉般倉轉奉議郎賜緋魚袋通判永寧軍不赴轉承議郎通判沂州今上即位恩轉朝奉郎朝散郎管句宮觀以沂州督捕賊轉朝請郎轉朝奉大夫通判泰州不赴除知淄州借紫加勲騎都尉大觀元年七月二十四日寢疾終於家享年五十有九公濶達好義有氣畧少時浮沈閭里泛愛下士人樂從之游既孤煢㒆仰食貧甚至鬻其產

嘗用遂屈公曰差易耳歷力治生調度纖啬居數年復其產如初鄉人竒之宗族賴焉天性明吏事在官務核實不肯便文自營所臨可紀鄧有民椎埋剽及敗則行錢詆讕數得脫前令不能制公因事殺之以狥有盜羣行入境徼得其處會尉不在公部分方畧以授主簿曰往取賊受賞以君有母故為公得主簿感激如公教盡獲之遂先公改京秩沂某氏子坐小法當受笞公審其可教爭於州將以贖論是歲遂預鄉舉貢州倉室屋七

百區費大莫敢任葺事歲霖雨壞米至萬計吏夜徙棄水中以滅跡公大撤而新之計司吝費公曰倉雖在真本漕六路聚米以供京師則費宜均賦之六路衆是公議上之朝遂著為令在濱攝滄之樂陵令在鄆攝須城令治行皆如在鄮凡民訴久不竟若寃不能自直者擿其要害躬為鐫諭無不厭服日所受書擻與凡小治訟區處立決廷無留事獄戸可羅雀豪惡吏屏氣竟歲無敢犯或云為政必鋤猾吏奈何并容公笑曰懦令倚吏

以辨又憚其縱則橫掎摭之是滋使籍以蠹民且去一猾吏得一猾吏今予奪我在吏供筆札奉案牘而已何謂云云前後所辟薦公皆名士偉人其與人交傾蓋不疑不爲回隱小不可輙以告然資樂易喜賓客酣飲笑噱愜然無忤人更服爲長者晚尤好書閱古今評其人得失以自致其意領宮觀歸家趣供具召親屬故舊無虛日嘆曰老矣無所用如某人治某事我雖老尚能兼此人數輩雅知公者亦多以爲信云方朝廷察公行能

優除便郡未赴感疾不起壽不滿六十於戲惜哉娶尹
氏南陽夫人弟之子封壽安縣君子男四人羲之獻之
久之延之皆舉進士羲之以公遺奏授假將仕郎女七
人嫁王礜鄂僔士康張平張大辨謝敦頤僔右班殿直
敦頤假承務郎餘皆舉進士一未嫁孫男七人以大觀
二年九月二十六日𦵏須城縣黄陂鄉之劉村先塋之
次政皇妣魯國太夫人正議公中女篤於同氣之愛憐
公幼護視之尤厚南陽君於諸外孫愛其特異躬自鞠

育跂人少公四歲相與嬉戲俱從我先公授書學丁壯昏官出處相先後雖舅甥有昆弟之好焉諸孤謂知公無如某者請誌其墓謹論次如石謂之銘曰

服周於身棺周於服刻石序文以為之槨度三之一得其函深如函之深為之葢博其封可隱其坎可席從先大夫歸此真宅

王公旦墓誌銘

滕宗諒

夫文灼於外而釣名駕說重疊于時者欲其潛愛慹於

心術汰勝尚於意表亦以鮮矣道行於官而欲至心得光顯當朝者求其敦潔而恥浮譖進而勇退厥惟艱哉其有體真師常先行後學進退蹈道終始可述則見之於太原王公爲公當真宗皇帝世以縣佐吏有文選入閣下隷崇文院典理御書日以進用立朝侃侃居羣以和人推為長者出收五郡所至職辦因俗為政不務皦察時號為循吏今天子明道建元之初抗章引年朝廷不欲奪其志許以本官致仕命一子自布衣試祕書省

校書郎葢所以享耆德而嘉廉退也得謝之後疏林壑以放志治丹石以療疾接鄉里以信順訓子弟以端孝嗚呼昊天不憖弗報永齡以景祐二年九月十一日考終于建陽縣羣玉鄉崇德里之第享年七十四明年二月埜於所居之南山顛也公諱昱字公旦世家于建陽曾祖磻祖樞考綸皆藴龍德生值唐季四海圮裂祿光全素羨慶厥後由公之貴烈考贈尚書度支郎中母封南陽縣太君劉氏繼母丁氏封清河縣太君公才具夙

戌年十八歳以文行高妙為本郡舉首咸平初登禮部
上第除舒州桐城縣主簿陞大理評事再遷殿中丞改
太常博士轉尚書屯田度支二曹員外郎典職崇文院
祕閣知柳州坐鄰郡大賊莽佚界上捕之不時得黜臨
江軍監新淦縣酒稅内徙楚州監鹽復知南康軍召還
隸職中祕出守潤州逾年移牧武昌再丁内艱以度支
郎復吉居閣下歳久以便鄉里求知邵武軍得之遂老
于家夫人嚴氏早亡繼室仁和縣君沈氏左右君子動

循禮則子四人長曰楷前漳州長泰縣令次曰格汀州司法參軍次曰栩太廟齋郎次曰杞今校書郎女三人長適嚴氏次適范氏次尚幼宗諒接公之舊德矣嘗守武陽居公治下公晚以少子結義於予諸狐之將議塟也使家老狀公之事千里重趼且來乞文以誌神隧紀信示遠予不讓也宜矣晏詹嗣而銘曰

建水之靈武夷之英猗歟王公才為時生賢推仕漢帝選登瀛直如朱絃瑩若壺氷守藩方入出趨臺閣德化

優柔文鋒錯落播在民謡賡于聖作辭絶累句言無宿
諾致政於君歸全返真雅合天道光昭縉紳有典有則
不緇不磷壽鍾五福慶延後昆隱隱南山悠悠東渚草
沒新阡煙昏拱樹勒珉貞兮識太原君子之墓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五

宋　呂祖謙　編

墓表

石曼卿墓表　　歐陽修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為幽州人幽州入於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禄之不可乃家於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

俗勁武而曼卿少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酒然好劇飲大醉頹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卒於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禄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

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為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為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内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

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名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陜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㫖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為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

舍大節無一悖於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歡及間而
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
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禄其家
既卒之三十七日葬於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
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
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
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

不可為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汚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歐陽修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于其兄弟居父母喪與其兄慕弟慕居于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

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為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雖仕宦婚嫁聽樂不為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别飲食之變皆莫知夫

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
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某字某某州
某縣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歴連衡
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録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
未行以慶歴五年六月朔日卒於朝集之舍享年五十
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於道州永明縣紫徽岡曾祖
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官某母唐氏封某縣太君娶某
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貧不事生

產喜聚居官禄雖薄常分俸以賙宗族朋友人有慢己者必厚為禮以愧之其為吏所居皆有能政有文集二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鼎州司理參軍曰詵湖州歸安主簿曰謚曰諷曰諲曰説曰誼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一鄉推之四海表於金石示之後世而覩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胡翼之墓表

歐陽修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為陵州人後為泰州如臯人先生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慶歷四年
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

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為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與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

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為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為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為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為光禄寺丞國子監直講廼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

人嗟嘆以為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塟於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誌於幽堂

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於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修述

瀧岡阡表

歐陽修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

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修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禄雖薄常不使有餘曰無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

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

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

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禄而

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卒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

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令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

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熈寧三年嵗次庚戌四月辛酉十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徳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户食實封一千二百户修表

處士征君墓表　王安石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醫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

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子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名筮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為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醫筮故多為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居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為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為進士

其令為其官其令為其官其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為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甲子終於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亡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為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鑱諸墓上

杜君諱嬰字太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外祖母黄夫人墓表

王安石

外祖夫人黃氏生二十二年歸吳氏歸五十年而卒三月而葬康定二年十二月也夫人淵靜裕和不強而安事舅姑夫撫字皆順適吳氏內外族甚大朝夕相與居歲時以辭幣酒食相綴接卒夫人之世戚疏愚良無一間言又喜書史曉大致往往引以輔導處士信厚聞於鄉子為士無虧行繄夫人之助夫人貲寡言笑聲若不能出雖族人亦不知其曉書史也安石外孫也故得之詳明道中過舅家夫人春秋高矣視其禮猶若女婦然

視其色不知其有喜慍也病且革以薄葬命子億其可謂以正始終也已舅藩既誌其塋四年安石還自揚州復其墓復表曰聖人之教必繇閨門始後世志於教者亦末之勤而已天下相重以戾相蕩以侈疧然數矣自公卿大夫無完德豈或女婦然或者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聞鄰里是職然也置則悖矣然其死也聞人傳焉以美之是亦教之熄也人人之不能然也傳焉以美之宜也矧如夫人者有不可表耶於戲

程伯淳墓表

程頤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於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乎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憖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

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沈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為功大矣於是帝師采衆議而為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亘萬世而常存勒石墓旁以詔後人

呂和叔墓表　　范育

元豐五年歲次壬戌六月癸酉呂君和叔卒九月乙巳

從塋驪山之趾先大夫之墓其孤義山請識以文惟君明善至學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踐之於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者矣乃表其墓曰誠德君子而系其身行云君諱大鈞字和叔其先汲郡人皇考𪁪贈司封員外郎王考通太常博士贈兵部侍郎考蕡比部郎中贈左諫議大夫由兵部塋京兆之藍田故子孫為其縣人焉初諫議學游未仕教子六人後五人相繼登科知名當世其季賢而早死

縉紳士大夫傳其家聲以為美談君其第三子也中進士乙科調秦州右司理叅軍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禄寺丞知耀州三原縣請代親入蜀移綿州巴西縣諫議致仕居里君亦移疾不行丞相韓公子華宣撫陜西河東辟書寫機密文字府罷移福州侯官縣故相曾宣靖公鎮京兆薦涇陽縣皆不赴丁諫議憂服除獨家居講道數年仲兄龍圖閣待制大防請監鳳翔府造船務君起就之官制改為宣義郎會詔伐西夏鄜延路轉運司檄君

從事法為可辭使者請於朝君亦以禮際善而得行乃往從君亦盡力不茍以避使者愈賢之薦管勾文字數月感疾卒延州官舍享年五十有二君性純厚易直强明正亮所行不二於心所知不二於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行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為衆人沮之而疑小辯奪之而屈勢利刼之而回知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葢大學之教不明於世者

千五百年先是扶風張先生子厚聞而知之而學者未之信也君於先生為同年友一言而契往執弟子禮問焉君謂始學必先行其所知而已若夫道性命之際正惟躬行禮義久則至焉先生以謂學不造約雖勞而艱於進德且謂君勉之當自悟君乃信已不疑設其義陳其數倡而行之將以抗横流繼絶學毅然不恤人之非間已也先生亦歎其勇為不可及始居諫議喪衰麻殯斂奠祭之事悉捐俗習事尚一倣諸禮後乃寖行於冠昏

飲酒相見慶弔之間其文節粲然可觀人人皆識其義相與起好矜行一朝知禮義之可貴久之君之志既充少施而於趣時求中未能沛然不疑然後信先生之學本末不可踰以造約為先務矣先生既歿君益脩明其學援是道推之以善俗且必於吾身親見之既而曰有命不得於今必得於後世其始講脩先王之法曰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而已既又知夫君子之德不存焉雖不信而不悔始也急於行己既乃至而不迫優游乎道

之可樂始也嚴於率人既乃和而不懈使學者趨而不厭嗚呼非持久不已孰能與於此君疾命掃室正席默坐問者至語未終而歿其徒聞疾或自家於官所及訃至相率迎其喪遠至數十百里貧者位於別館哭之卒時夫人种氏治其喪如君所以治諫議之喪其孤既塟而祭於家必以禮嗚呼死生之際安而不惑可以見養之至道行乎妻子善信乎朋友鄉黨可以見誠之感君與人語必因其所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説德於身踐而

心解其文章不作於無用嘗譔次井田兵制為圖籍案之易易大臣有薦官邸教授者法當獻文君上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賦推是道也愾乎天下矣君始娶馬氏再娶則种夫人也子羲山能傳其父學孫男麟愈舟女一嗚呼仲尼七十而變化不息顏子短命未見其止曾子老而德優先生有言樂正子與舜同術顧其行有未至若君之術與聖人同其至足以觀之惜乎不得見其老放乎致極以立乎聖人之門一朝之遇措乎天下

國家乃中身而止矣烏乎君之自信其所行以致其所及可為衆人道者也若信諸己而知乎天者則又非衆人之所可知必有君子而知君者矣安得孔子之門人與論君之德者乎

神道碑

資政殿學士禮部侍郎范文正公神道碑銘

歐陽修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汝南

文正公薨於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於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益自刻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為廣

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其爲太保祖祕書監諱其爲太傅考諱其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所有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茍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

大理寺丞為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為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

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册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為上開説又為百官圖以獻曰仕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以

不察由是吕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
職知饒州明年吕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
昊反河西上復名相吕公乃以公為陜西經畧安撫副
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
鄜延扞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
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告以逆
順成敗之説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
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為環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

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為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為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為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

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為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長來見召之卧内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横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其鄉

兵者十數萬既而黙以為軍惟公所部但剌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為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為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内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勠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

慶歷三年春召為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為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

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為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為河東陜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陜西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具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

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為人外和内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邊陲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於墓譜於家藏於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

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
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殆
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
怯勇蹊完兇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
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為難哉初匪其難在其
終之羣言營營卒壞於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
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謚藏其子孫寵及後世
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太尉王文正公神道碑銘　　歐陽修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真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真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於碑

素拜稽首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修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修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宫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謚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曾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

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為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於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臨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

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為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内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叅知政事公以壻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名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為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

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為樞密副使罷
名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用真宗曰吾固
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
同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叅知政事再遷刑部
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
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
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
學士監脩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

守河西故地二邊罷兵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為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為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内富貴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為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而衆以為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

嘗知寇準為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涕泣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嘆以為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於家真宗名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之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為相薦士尤

多其後公衆史官修真宗實録得内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令上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耶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勑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

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宦者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

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宫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己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耶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宫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

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為宰相
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
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
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
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
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
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
亦皆為名臣公屢以疾請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

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叅決公益惶
恐因臥不起以疾懇解册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
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
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
薨於家享年六十有一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於
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
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遷村公娶趙氏榮
國夫人後公若干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

曰贊善大夫沖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相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為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真宗廟廷臣修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

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襃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録至於縉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録可紀者輒聲為銘詩昭示後世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襃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眞宗眞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眞宗不

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為蓍龜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邊方包裹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賞罰功當罪明相所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為相其誰有終公薨於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功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為詩歌以諗廟工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六至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楊遐齡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六

宋　呂祖謙　編

神道碑銘

晏元獻公神道碑銘

歐陽修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疾歸於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予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

正月疾作不能朝勅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閒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即視公為恨贈公司空兼侍中謚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於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既又勅史臣修考次公事具書於碑下臣修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

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儁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宫臣衛官擁列圜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為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為天下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宫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遺陛下由王官宫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先帝之名

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比公甘盤臣修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於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於臨川祖諱郜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以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吳氏唐國

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為文章鄉里號為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公以聞真宗召見既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啟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他題以為秘書省正字置之秘閣使得悉讀秘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為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禄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

具舟送之京師從祀太清宫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令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為府記室叅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令天子為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宫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宫真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叅與機密凡所對必以其槀進示不洩其後悉閱真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

纂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眞宗遺詔章
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
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羣臣奏事太后者
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
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內銓以
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爲樞密副使遷
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可爲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
坐以笏擊其僕誤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

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為三司使復為樞密副使未拜改叅知政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衮冕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公為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召為御史中丞又為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歷三年三月遂以

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
名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陜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
請罷監軍兼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及制財
用爲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爲施行自宫禁先以率
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
束乃還其王號公爲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
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名
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

才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閔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既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一萬二千戶實

封三千七百户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勅修上訓及真宗實錄又集類古今文章為集選二百卷其為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為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為表問起居而已故其甍也天子尤哀悼之賻予加等以其子承裕為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

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已之女次孟氏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趙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太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祗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二人公既樂善而稱為知人士之顯於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

得二人者如此可謂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齊為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嬰稱於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聲以振公之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予考真宗唯多名臣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宮以暨相予始卒一躬輔我以德有勞於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汝予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唯予聖考今既亡矣孰為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窮有篆其

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王武恭公神道碑銘

歐陽修

惟王氏之先為常山真定人後世葬河南密縣而密分入於管城遂為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於曾武康公事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輔真宗有勞有勤報邺追崇以有兹曾國是生曾武恭公少以父任為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討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為先鋒殺獲甚衆軍至烏白池諸將失期

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爭必亂乃以兵前守隘號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為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為軍頭廵檢邢洺男子張洪霸聚盜二州間歷年吏不能捕公以氈車載勇士為婦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中賊黨爭前邀刼遂皆就擒由是知名公以將家子宿衛真宗為內殿直殿前佐班都虞候捧日左廂都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今天子即位改

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章獻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為故事無為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知公可任大事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遂為副使明年以奉國

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為將善撫士而識與不識皆喜為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邊方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為言乃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不已即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為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徙知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

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為愧而士大夫服公為有量慶歷二年起公為保静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幽涿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静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久矣乃得見於此邪公為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因指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悚聽是歳徙真定府定州等路都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徙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亦不貸其過居

頃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公執桴鼓誓師號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曰具糗糧聽皷聲視吾旗所鄉契丹聞之震恐會復議和兵解徙知陳州道過京師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邊無功幸得蒙恩徙內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以宣徽使奉朝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明年徙鄭

州封祁國公又明年乞骸骨不許以為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除集慶軍節度使徙封冀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一歲天子思之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以本官為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旣而上以富公弼為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公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常侍上射辭曰

幸得備位大臣舉止為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更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歡呼賜以襲衣金帶自寶元慶歴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奈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臨邊不許凡大謀議必以咨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言多見施用公

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嵗以老求去位至六七上為之不得已以為景靈宫使徙忠武軍節度使又以為同羣牧制置使五日一朝給扶者以子若孫一人是嵗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二月辛未以疾薨於家詔輟視朝二日發哀於苑中贈太尉中書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禄足以具死事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賻贈天子惻然哀其志以黄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家固辭不許以其年五月甲申葬於管城明年有詔史臣

刻其墓碑臣愚以謂自國家西定河湟北通契丹罷兵不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叛幽燕亦犯約二邊騷動而老臣宿将無在者公於是時屹然爲中國鉅人名將雖未嘗躬矢石攻堅摧敵而恩信已足撫士卒聲名已足動四海遂登朝廷典掌樞密以老還仕復起於家保有富貴享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於是者其幾何人至於出入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綢繆君臣之恩意可以褒勸後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謹按曾武恭公諱德

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將國公祖諱元追封邦國公
皆贈中書令父諱超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令追封魯
國公謚曰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初
為安定郡夫人追封榮國夫人五男四女長曰咸熙東
頭供奉官蚤卒次曰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
次曰咸庶内殿崇班早卒次曰咸英供備庫副使次曰
咸康内殿承制銘曰
魯始錫封以褒武康爰暨武恭乃克有邦桓桓武恭其

容甚飭偉其名聲以動邊鄙公治軍旅不寬不煩恩均
令齊千萬一人公在朝廷出守入衛乃登大臣與國謀
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帝曰休哉汝予舊臣亟其強起
秉我樞鈞禮不筋力老予敢侮公來在廷拜毋蹈舞若
子與孫助其興俯凡百有位誰其敢儔惟時黃耉天子
之優富貴之隆亦有能保孰享其終如公壽考公有世
德載勲旂常刻銘有詔俾嗣其芳

馬正惠公神道碑銘　　　　　　　　　　王安石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特進檢校太尉使持節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謚曰正惠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葬開封祥符縣某鄉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崇始來請銘以作公碑序曰馬氏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徙處雲中贈太師諱某者於公為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於公為祖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蔡公諱某

者於公為父滎公從太祖定天下力戰有功當是時雲中已為契丹所得故馬氏又從處浚儀今開封府祥符也公諱知節字子元滎公之終也年七歲太祖召見禁中有司言例當補殿直特授西頭供奉官而賜以名開寶五年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見憚如老將太平興國三年領兵戍秦州清水姦人李飛雄乘驛稱詔捕公及秦隴廵檢劉文裕等將繫之秦州因盜庫兵以反公辨其詐與文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州兵馬改

東頭供奉官雍熈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廷讓敗於君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城治械如寇至吏民初不恱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攻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於冀州端拱元年移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饟河北公告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皺其腐尚可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罷河南之役事聞朝廷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經於契丹城郭廬舍多壞而流民

衆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壞者完流者復舉州忌
其寇戎之故而以公為能撫我會保州不治移往代之
淳化二年又移知慶州羌萬人以怨程德元來寇公誘
其渠帥諭以威信即皆引去四年遷西京作坊使知梓
州五年李順為亂於蜀之西川以公往討又以為先鋒
平劍州名還至三泉而復以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怒
公抗直使守彭州盡收其軍而與之羸卒三百賊率其
衆至號十萬公力戰一日亡其卒大半乃夜獨出招救

兵復入賊終不能得城而以敗去除成都府兵馬鈐轄遷洛苑使五年除蜀漢九州都廵檢使已而又兼成都府兵馬鈐轄真宗即位改内苑使蜀卒劉旰聚黨數千人為亂所攻數州至輒取之公以卒三百追至蜀州與戰旰走邛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呂公歸成都計事公為正晝曰賊破邛州必乘勝刼掠渡江蔣我既息而戰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獘急擊破之必矣遂行次方井與正合殺旰等無噍類真宗賜書奬諭賞以錦袍

金帶咸平元年加登州刺史知秦州諸羌質子有三十年不釋者公悉歸之諸羌德公訖公去無一人犯塞小泉銀坑久不發掌吏盡産以償歲課而責之不已公奏得釋而歸其産四年就除西上閤門使知成都府兼本州兵馬鈐轄有告龍騎士謀為變者所引以千數公捕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乾德後歲漕蜀物以富人為送吏多坐漂失籍其家公奏釋三班使臣及三司軍大將代之而課其漕事為賞罰至今便之六年移

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總管兼知延州蜀人於公去皆環以泣公至延州羌方以兵覘邊會上元開門張燈視以無為而羌卒不能為冦又移知鎮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景德元年契丹入邊民入保城公與之約盜一錢者死有盜錢二百者公即殺之於是自澶以北城郭皆晝閉詔使過公輒留之而募人間行送詔皆得其報以聞又以便宜使所至受諸漕輓給邊之物故契丹欲虜掠無所得車駕次澶州大將王超提卒數十萬逗留不赴

公屢趣之不為動移書譙讓乃始出師猶辭以中渡無橋至則公先已度材一夕而橋就上聞手詔褒之且知公果可以屬大事也二年移知定州又除東上閤門使樞密院都承旨三年遂以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為行宮都總管自此行幸必以公為都總管而皆許之專殺公部分明約束審出令肅然而未嘗輒戮一人於是邊將言契丹近塞大臣議皆請發兵以備公獨議使邊將移書問狀從之契丹解去遷

檢校太傅四年加宣徽北院使五年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為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當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他爭議甚衆真宗多以公言為是七年除潁州防禦使知潞州州之稅賦常移以輸邊公為論其害自是所輸不過鄰州而已天禧元年移知大名府兼駐泊兵馬都總管使中貴人勞問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以為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檢校太尉有足疾時詔內朝別為一

班免其蹈舞二年疾病賜告求去位真宗不許而數使中貴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金三千兩已而度公實病不可强以事乃罷以為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而公固求外鎮終不許居久之稍間入謁真宗輒使閤門祗候二人伺公至即扶以入因掖其拜起數屏左右問事常聽用三年又求外鎮乃以公知貝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行矣召見又將付以政公固辭謝久之乃已而更以公為本鎮至六月公疾作詔使公子洵美將太醫往

視而魏潞二鎮之人亦皆奔走來問為公請禱已而公疾革真宗又使公弟之子成美馳傳名公歸京師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年六十五真宗為之震悼罷朝詔贈侍中録其子孫賻賜皆加等公前夫人丁氏某郡君後夫人沈氏某郡夫人子男二人洵美終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之美終内殿承制閤門祗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已卒而慶宗今為右班殿直慶崇今為文思使知恩州公少慷慨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賓友

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有集二十卷其文長於議論
自始仕以至登用遇事謇謇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
晉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真宗初或甚忤
然終以此知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銘曰
在浚西南誰封誰樹有宋正惠馬公之墓公當太宗真
宗之時暨暨諤諤謀行計施以贏擊强以少捕衆以賤
抗貴維公之勇雖貴雖衆雖强必克維公之敏亦維公
直帝曰直哉汝予良弼見國而已不知家室內朝十年

典掌機密曁予一心綱紀庶物元功宗謀莫汝敢匹公曰孤臣敢曠於榮讒説不用是維帝明士或困窮莫知其有既榮以位正或見醜公於可願兩得其尤不訖大耄天不為諶德歉於年孰云耇老有賚後世公為壽考刻趺篆首作此銘詩陳之隧道永矣其詒

梅侍讀神道碑銘　　王安石

宋翰林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州軍州事兼管内堤堰橋道勸農事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食邑

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梅公之墓在
宣州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公有五子鼎臣德臣寶臣
輔臣清臣清臣今獨在為尚書司門郎中以公行狀及
樂安歐陽公之銘來請文以刻墓碑時熙寧元年八月
四日也銘曰
公先梅伯後氏其國彌周涉秦不見史策有銷有福著
漢名籍公福之孫詢字昌言三世弗仕陵陽之里公第
廷中判官利豐拜歲而擢以丞將作以宰仁和人譽用

多主推御史侍考進士一見天子以為知已詔曰試哉
遂試中書館之集賢賜服緋魚於時繼遷兵我西鄙老
弱餽守丁彊多死靈州告危帝視不怡公請擇人使潘
羅支兵法所謂以夷攻夷帝曰誰可無如臣者曰予汝
嘉閉陷奈何公拜且跪颺言而起苟紓西師臣不愛死
出書授之往詑爾謀至疆勑還會棄靈州帝察公藝可
書帝制相或止之留佐三司其後羅支果窘西賊論將
料敵皆如所策或從或違或擠或推牾合阻夷神者公

尸黜之倅州用獄一眚去杭而蘇列國東屏漕輸淛河
就付將領三年告功僅得故省又以譴投守彼淮州有
僚許公相得於此與之欣然樂以忘徙使於湖北遷自
濠梁又奪一官往裨於襄坐發驛馬給奔喪者於鄂於
蘇剖將之符握節關中使總其輸煌煌金章厥賜特殊
謀復靈武度兵葫蘆秦有將瑋諾公與俱會瑋召還公
復淪胥有反咸陽能名氏朱始雖弗察後捕而誅自懷
徂池再副戎車真宗新陟罪垢皆滌為郎度支以將廣

德外吏四州楚壽陜荆乃還待制中糾獄刑有歸龍圖其唐殖殖就以學士專其閤直轂之銓衡秉傳臨并超遷郎秩進直樞密趣歸封駮考國中失用命遝事得權進黜加職侍讀改司羣牧移之審官審是在服伐閲積遷給事於中告疾出許鼓歌從容方公少壯志立人上談辯慨然帝悦而嚮及後晩出皆為將相公則老矣將歸田里康定辛巳六月十日公七十八以其官卒公開南昌勲爵第一夫人曰劉不及郡封封君彭城其卒先

公公卒明年季秋挾日于州山西卜祔而吉公有四子伯為進士丞于殿中與仲前死仲賜科名叔也皆丞將作殿中或廢或興有顯惟季時丞衛尉今為郎中論序初終實來求詩刻示無窮

曾子固神道碑銘

韓維

公姓曾氏諱鞏字子固其先魯人後世遷豫章因家江南其四世祖延鐸始為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

右諫議大夫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右銀青光禄大夫其履閲行實則有國史若墓銘在公生而警敏自幼讀書為文卓然有大過人者嘉祐二年登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歲餘名編校史館書籍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官告院又為英宗實録院檢討官通判越州屬歲饑公興積藏通有無老稚怡怡不出里閭果腹而嬉擢知齊州齊俗悍强豪宗大姓抵冒僭濫其尤無良者羣行剽刼光火發塚吏不敢正視公屬民為伍謹譏

察急追胥且捕且誘盜發輒得市無攫金室無乞丐貸

委於塗犬不夜吠徙知襄州襄有大獄久不決公一閱

知其冤盡釋去一郡稱其神明又徙洪州歲大疫公儲

藥物飲食在所授病者民以不夭死師出安南道江西

者且萬人公陰計逆具師至如歸既去而市里有不知

者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兵馬鈐轄賜五品服時

有大盜數千人朝廷赦其罪降之餘黨疑不順往往屯

聚居人惴恐瀕海山林阻深椎埋剽盜依以為淵藪公

以方畧擒獲募誘亡虜數百人增置廵邏水行陸宿坦如在郛郭名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有詔完州城公程工賦材省費十六民不知役而城具數月徙亳州元豐三年知滄州道由京師召對神宗察公賢留勾當三班院數對便殿其所言皆安危大計天子嘉納之四年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為史館修撰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部事公入謝曰此大事非臣所敢獨當上諭以將用卿之漸耳

毋重辭五年大正官名擢拜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時除授日數十百人公各舉其職以訓丁寧深厚學者以為復見三代遺風今聖天子為延安郡王戕奏故事命翰林學士典之先帝特以屬公九月有母喪六年四月丙辰卒於江寧府年六十有五七年六月丁酉塟於南豐從周鄉之源頭敕在所給其喪事公剛毅直方外謹嚴而內和裕與人交不茍合朋友有不善必盡言其過有善必推言其所長獎誘後進汲汲唯恐不逮其為政嚴

而不擾必去民疾苦而與所欲者未嘗按劾官吏所涖至於今思之天子且欲大用而公不幸死矣自大理寺丞五遷尚書度支員外郎換朝散郎累加輕車都尉母周氏豫章郡太夫人吳氏會稽郡太夫人朱氏遂寧郡太夫人元配晁氏光禄少卿宗恪之女繼娶李氏司農少卿禹卿之女子男三人綰瀛州防禦推官知揚州天長縣事綜瀛州防禦推官知宿州蘄縣事綱右承務郎監常州税務二女蚤卒孫男六人愁㤪愈㤮㦡愬愍假

承務郎餘未仕孫女五人公平生無所好唯藏書至二
萬卷皆手自讐定又集古今篆刻為金石録五百卷出
處必與之俱既沒集其遺稾為元豐類藁五十卷續元
豐類藁四十卷外集十卷自唐衰天下之文變而不善
者數百年歐陽文忠公始大正其體一復於雅其後公
與王荆公介甫相繼而出為學者所宗於是大宋之文
章炳然與漢唐侔盛矣初光禄公歸家甚貧公竭力以
養溫凊旨甘無一不如志者既孤奉太夫人如事光禄

教養弟妹曲有恩意四弟牟宰布肇繼登進士第布肇以文學論議有聲當世九妹皆得其所歸嗟乎子固而位於斯而壽止於斯然其所以自立者可以為不亡矣亦可以無憾矣銘曰

猗嗟子固文與質生不勤其師幼則大成學富行茂其蓄硼硼發為文章一世大驚哲人其萎邪說嗥吠公不聽瑩徑前無閡砭廢藥瘍扶昏剔瞶波濤沄沄東入於海姬淪劉亡文獘辭靡引商召羽儷六駢四組繡芬葩

不見粉米公於其間鷹揚虎視發揮輿雅揀斥浮累巍然高山為衆仰止棲遲掾曹翺翔書府如鷙之鶚如新之楚出貳於越究問疾苦屬歳大歉稼荒於畞興積於民發藏於庾既助既補裹糧含哺式歌式呼謂民父母一麾出守六上郡計振張領目補葺刓弊庭不留訟獄無濫繫勞之來之鰥寡以遂公殿海服有命來覲帝曰汝賢毋遠王室其代予言汝勤輔弼五聖大典唯公紬繹百官正名唯公訓敕忠言嘉謨入則造膝公用不暨

公志不卒偉望廣譽如星如日石可磷兮公名不沒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六